

墨子集解

张纯一编著

成都古籍书店



张纯一 编著

墨子集解

成都古籍书店

本书据世界书局1936年9月初版本影印

墨子集解

张纯一 编著

成都古籍书店复制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制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印张：二十一·五 印数：五〇〇〇册
一九八八年九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定价：五元八角

墨子集解敘

性契眞常。歎體歧分而殊染。心恆寂定。鑒物萬別而一同。本原澄徹。悲智圓融。此墨子所以自苦而利天下也。墨學集成於墨子。與道儒鼎峙。立說多與孔老符。而又獨鳴其異。如尙勞賤。務平等。宛爾農家。學兼名家兵技巧家。有今遠西。所謂形學。光學。重學等。不勝書。曰無窮不害兼。曰愛衆衆世。若愛寡世。愛尙世與後世。一若今之世。直大宇宙之總。而通於釋氏之無量慈悲。謂曰離識無見。謂火頓視不熱。示有非常。證無不去。眇理豐備。斯爲至貴矣。綜觀周秦漢魏書。皆孔墨儒墨對舉。自唐韓昌黎後。鮮能讀墨子者。寥寥千載。歷清乾嘉諸老。取而掣校之。功莫高焉。然闕誤猶不少。孫仲容作閒詁。富搜羅。勤甄討。大義粗明。而精蘊多未揭曉也。傳青主墨子大取篇釋。從事獨先。曹鏡初邃於內學。墨子箋。發明經及經說之讀法。宣究墨情。凌駕前人。王晉卿有萬曆本。焦竑校本。墨子斟注補正。樹義精堅。王壬秋墨子注。時有剽獲。劉申叔墨子拾補。考證明備。尹候青墨子新釋。詳段借字。具新穎義。梁任公墨經校釋。閒亦見及微旨。張子晉墨經注。及大取篇釋義。頗得墨髓。伍非百墨辯解故。察名實於毫芒。陳立破之方。

軌大取篇注及墨子大義述亦資之深而原逢左右。樂調甫墨學五書。獨往獨來。闡明聲光之義。剖析名謂之理。辯悟敵非。證成己是。卽故理類。顯真摧似。更據道藏本。唐堯臣本。俞弁鈔三卷本校文。精覈無比。近人治墨者多。行見二千年絕學。無難光而大之矣。余自民國八年春研尋是書。迄今十有七年。嘗終日覃思。屢忘寢食。辨古字聲形之轉變。稽故書記載之異同。正譌補脫。期得真詮。凡以明兼體。弘兼用也。嗟嗟墨子。祖夏禹之儉勤。恢張顯學。本史佚之捷給。精叔語經。爲人重而自爲輕。亟僞晏子知道。於神厚而於體薄。無殊老氏存身。誼旨至深遠也。是書據前賢諸說。擇善從長。拾遺義。振玄綱。冀轉世間有漏之道學。爲世出世間無漏之至仁。庶冥符墨聖貴兼之真。先民而後身。凡有血氣者。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而交相尊親矣。副墨止此。吾思渺矣。吾才竭矣。竊歎墨道之大。一兼無外。泯楚越之畛域。盡心力以利愛。鈞天地之有。夷生人之等。誠神州文化之祕藏。世界大同之扁鑄也。願讀是書者。張皇幽眇。明貞日月。無欲惡而備世之急。則墨家心傳。終古不絕矣。中華民國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亥九月下瀚漢陽張純一敘於南京旅次。

鄙箸初次脫稿。蔣君竹莊謀於醫學書局梓行。且任校讎之勞。書成。余

廣續鈎考三歷寒暑釐定不少。歐陽季香君嗜墨審校六十餘條。梅君
擷芸佛學大家。謚正十有二事。樂君調甫。伍君非百。稽商與義。洞究真
理。海源閣藏陸穩藍印本。近爲蘇潘君博山所得。博山爲顧君惕生校
本。余借閱。据唐堯臣本照錄之。亦校墨書者所珍也。諸君嘉惠多矣。蕭
生樹楨校文一過。啓予亦勤。覆勘竟。知翦陋。匡訂之功。敬俟來哲。純一
附誌。

墨子傳本

墨子十五卷古本

詳見孫氏開註
墨子篇目考

樂臺注三卷本

並見通志藝文略及
明焦竑經籍志墨家

宋板影抄

一本

竹紙舊抄四本

以上並見汲古閣
宋元秘本書目

縣眇閣本四卷

子彙本一卷

路小洲弘治己未舊抄本

以上並見莫
友芝書目

顧千里校道藏本

明吳寬抄本

見

本書室藏書志卷十八孫所見黃蕘園影寫本今藏南
京國學圖書館其前五卷葉德輝云在鄉鄉王佩初家

茅坤校本

并十五卷爲六卷有
日本寶曆仿刻本

顧千里

校季本

以上並見
墨子開註

萬曆節本

樂調甫云疑王氏自友人家借得陳
仁錫諸子奇賞本校而未畢之解

焦竑校本

以上並見墨
子輯注補正

陸穩藍印活字本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五云是明藩据唐堯
臣本重印零陸刻先唐刻一年葉說未塙

唐堯臣本

汲芬樓
景印

白

賁納本

据唐本
重刊

俞弁鈔三卷本

見樂調甫墨子
三卷本考證

李贄批選本

二卷食舊廬書目載李
贄郎兆玉評本墨子十

五 百家類纂本

明慈谿伏津集卷
二十五刪節不全

錢曾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

見讀書
敏求記

丁小

山與許周生互校墨子經說四卷本

見孫志理讀
書勝錄四

墨子集解十五卷目錄

敘

墨子傳本

卷一 親士

修身

所染

法儀

七患

辭過

三辯

卷二 尚賢上

尚賢中

尚賢下

卷三 尚同上

尚同中

尚同下

卷四 兼愛上

兼愛中

一

一

一

九

一四

二二

二六

三三

四一

四五

五〇

六三

七一

七五

八五

九五

九八

兼愛下

一〇八

卷五

非攻上

一二三

非攻中

一二五

非攻下

一三二

卷六

節用上

一四七

節用中

一五一

節葬下

一五六

卷七

天志上

一七三

天志中

一七八

天志下

一八六

卷八

明鬼下

一九七

非樂上

二一八

卷九

非命上

二二九

非命中

二三六

非命下

二四一

非儒下

二四七

卷十

經上旁行句讀

二六五

經上經說上

二七〇

經下旁行句讀

三一五

經下經說下

卷十一

大取

三一九
三七一

小取

四〇二

耕柱

四一二

卷十二

貴義

四二五

公孟

四三三

卷十三

魯問

四四七

公輸

四六〇

卷十四

備城門

四六五

備高臨

四九〇

備梯

四九三

備水

四九六

備突

四九八

備穴

四九八

備蛾傳

五〇一

卷十五

迎敵祠

五一三

旗幟

五一八

號令

五二二

雜守

五四七

附錄

墨子佚文	五六一
墨備之探本	五六九
墨子魯人說	五七三
墨子年代考	五七五
墨儒之異同	五八一
墨子與農家及其源流	五八七
墨學與景教	五九九
讀伍評梁胡樂墨辯校釋	六五一
墨子大取篇釋義敘	六七五

墨子集解卷一

漢陽張純一仲如

親士第一

畢沅云、兼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從一從十。孔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孫詒讓墨子問詁云、畢說未確。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尙實篇之餘義。亦以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純一案孫說似未審。親士爲政治之本、修身爲教學之本、是墨家貴兼之密因。二篇均無子墨子曰、其文古樸淳茂、當爲墨子自著。惟親士篇中言孟賁吳起之死、當爲後人所增竄。二千年来來、偏重儒術。學者理想受縛。見道不徹。不幸甚矣。今分三項言之。(一)墨家親士、在使君子尙羣爲治。蓋植家上德若谷之情。不得謂儒家持論獨正也。(二)不親士則無賢尙。親士即君子致士篇、所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是實圖治之先務。並非尙賢之餘義。唐以前本已如是、可見古人卓識。(三)古者農道儒墨諸家之學、恒互相通而離分。如親士尙賢與儒同。修身非戰無殊儒道二家。節用又農道儒二家皆然。豈獨親士與儒言相近耶。墨子以立國奠基、首在養士。養士多則賢才衆、而後其國可與圖存。老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親士者、尙賢之基本也。故以親士冠其書。英儒赫胥黎曰、智仁勇之民興、而後其國一富而不可貪、一強而不可窮。可爲親士之說明。荀子致士篇、或本此而作。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孫云、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

白虎通義三綱六紀

云、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見賢而不急用、則君道廢弛、無人急君之念矣。禮記大學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

國。尹桐陽墨子新釋云、慮謀也。純一案非賢無以舒民之急難。非士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曹鍾湘墨子箋云、士多聞之入也。說文孔子曰、惟十合一爲士。賢、能也。士而不急。急於賢而弗敢緩。又爲國者之勤於政與民也。墨子之教、上宗夏禹。故開章則以勤爲第一義。純一案以上言親士爲立國之本。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

王念孫讀書雜誌云、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

下。故開章則以勤爲第一義。純一案以上言親士爲立國之本。

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非謂爲長。卽訓爲君。尹云、文雖讀而不正、然能假尊周懷夷之名以合諸侯、亦可謂能正乎天下也。

越王句踐

遇吳王之醜

王樹相墨子辭注補正云、秦策皆有詭譎大譎。注云醜、恥也。國語曰、昔者夫差恥吾子諸侯之國。卽此義。

而尙攝中國之賢

君

孫云攝與攝逼。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比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尹云、明標中國者以越地在夷故也。

三子

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俞樾諸子平議云、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

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曹云醜、恥也。禮云、知恥近乎勇。人有恥則其志奮然以興。所以能勤而不怠。功以成。名以達也。抑、屈也。屈於此而伸於彼、有恥之效也。故老子曰、強行者有志。太上無敗。孫云、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明李贊墨子批選敘云、太上者學無寧、爲無時、事無事者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孫云、言以親士、故能用其民也。王闓運墨子注

始也。敗而有成者、恥而思奮也。用民、能用其民也。能用民、故敗而不忘。純一案忘當爲亡之譌。國事非羣力不濟。太上、如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說苑君道篇所謂無爲而治、固無敗矣。其次如晉文始入而教其民。使士食田。故一戰而霸。左傳二十七年傳晉語四齊桓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拉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愈難可使者幾何人。

(管子問篇)管仲貴於國中、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贊之。(管子大匡篇)句踐同男女之衆無曠其功。(越語下)於其達士、聚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靡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

(越語上)所謂敗而有以成、皆親士而重羣治之微情。以上言親士之效。此英儒斯賓塞爾、赫胥黎輩、尙羣爲治之微情。以上言親士之效。

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

舉云、言不肯之不知足。純一案畢說不肯苟安是、而取譬則非。準墨家貴兼、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之義、此可反覆推言之。(一)我居雖安、而衆居不安、我應無安心。我財雖足、而衆財未足、我應無足心。(二)衆居雖安、我應教之無安心。舍其餘力以相勞。衆財雖足、我應教之無足心。舍其餘財以相分。然後可爲衆士於天下。此親士所以不容緩也。易繫辭下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管子心術下曰、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其心超物表。先天下之憂而憂。均與此是故同。曹云、安於居則必情。足於財則必侈。無其心、則勤且儉矣。勤儉者、墨氏之大指也。

君子自難而易彼

舉云、言自處於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純一案畢說近是而未透宗。墨家所謂難者、自苦爲極也。此言君子不自安、不自足、常爲天下求安足而

勤勞。蓋先天下憂患難。期與衆人自易而難彼。言衆人惟圖一己之安樂、自處於易。不知先天下共安樂。與衆人異也。

林首引。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墨家枯槁不舍。不必仕進、始行其志。此言君子愛利之。天下有進無退。雖事或不濟、而志且益堅。蓋情深

悲憤、不容自己。必雖襍庸民。臣本、李贄選本並作雜。唐堯遠大。雖離處庸民中、

內盡其誠而后即安。易乾文言曰、潛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義同。墨家具農家尚勞賤之精神。即此可見。

人不知而不愠。臣本、李贄選本並作雜。唐堯遠大。雖離處庸民中、

子自立有方、確乎其不可拔。天下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也。蓋士有

可親之實如此。或云信如字讀、信力獨到。見之真。守之固。亦通。

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難者、

勤勞也。欲者、安足也。惡者、敗亡也。注爲天下勤勞、不自安足者、始可得安足。若

天下未安未足。輒自安自足、未有不敗亡者。此親士所宜急也。以上言所以親士之故。

是故偪臣傷君。傷君與傷上義複、疑當作偪臣傷君。偪與偪形近而譌。校者望文生義、以爲

義不可通矣。爾雅釋詁、輔、備也。郭注、備猶輔也。說文人部備。徐鉉曰輔。段注謂人之備、猶

車之輔也。承培元廣說文答問、備即周易比輔也之輔。人部備、助也。各本作輔也、淺人所改也。

鄒書備輔不同義。凡輔相輔弼。皆以備爲正。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

君攝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謂之輔。楊注、攝與矯同。

屈也。此言備弼之臣、能矯正君之過失而服之。所謂責難於君。即上文所望於君爲

其所難之義。明親士之利甚大也。此冒下文君必有弗弗之臣、至焉可以長生保國。諂下傷上。

在下者諂、不利於上必矣。戒爲君者勿爲其所欲、始可免其所惡也。

明不親士之害也。此冒下文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至則國危矣。

君必有弗弗之臣。孫云、弗讀爲拂、說文口部云、拂、違也。純一案公羊傳桓十年、公會衛侯

也。韻會、弗、不可也。不然而也。固是矯義。說文不部、否、不也。從口不。不亦聲。徐鉉曰、不

可之意見於言也。段玉裁注、不者、事之不然而也。否者、說事之不然而也。弗、否、不、並一聲之轉。

昭二十年左傳、君所謂可。而有否。上必有諂諂之下。畢云、禮記云、言容諂諂、鄭君注云、教

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可證。上必有諂諂之下。畢云、禮記云、言容諂諂、鄭君注云、教

小人之分也注。分論即異論。分論者延延、謂備弱之臣。不敢苟同於君。常持異端而長言。禮記曲禮上分爭辯訟是其義。蓋承上文弗弗言。與下文近臣則暗義對。曹云、延延猶闕闕。和悅而證也。而支苟者路路。王樹相云、支當爲致、苟當爲敬、因偏旁脫爛而誤。致敬與分論對文。王樹相

本支作支。云、苟敬也。苟自急敬。又支而警之。直諫士也。純一案支、猶持也。後漢書郭泰傳注、不必破作致或支。苟、說文苟部云、自急敬也。從羊省。從夕口。字與從艸之苟異。通作亟。廣雅亟、敬也。王樹相說是、但不必破作敬。支苟、猶言持敬。與分論爲體文。路路、疑涉上而誤。或本作諤諤。蓋延延不同弗弗可證。支苟者諤諤、與下文遠臣則暗義對。謂以是爲敬而諤於君。國有爭臣、故無焉可以長生保國。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危亡之虞也。

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之長。生謂生民。易觀九五觀我生虞翻注、長生保國。謂長養生民。保衛國土也。此承備臣攝君申敬之。以上言親士之利。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畢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玉篇云、瘖、則作暗亦是。孫云、瘖暗字同。尙賢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遠臣瘖。又云、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嘿。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

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六年傳云、下聞則上瞽。聞與暗瘖字亦通。純一案晏子遠臣瘖。見諫上十二章。朝居嚴。見諫下十七章。遠臣則暗。義同。史記廉

通曰、吟而不言。魯云、吟、不言也。遠臣則暗、如屈原既放。行怨結於民心。蘇時學墨子刊誤云、吟譁畔之意。但有怨咨而不能言也。尹云、吟同噤。口閉也。怨結於民心。暗噤心爲韻。純一案

引此。暗作瘖。諛諛在側。善議障塞。蘇云、側塞亦爲韻。純一案古音諧一韻引此。則國危矣。申敬之。以上言不親士之害。家語大本篇云、湯武以諤譔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大情正與此同。

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耶。殺其身而喪天下。管子五輔篇、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

人者。未故曰歸國寶。畢云、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言賢士能盡臣道。抗君命。安

實。禮記大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勇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此言士爲國寶。曹云、廣明篇首急賢存士之說。亦教勤之意也。

今有五錐。孫云、說文金部云、錐、銳也。此其鉅。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翻案

鉅、利。鉅者必先挫。尹云、莊子天下。銳則挫。有五刀。此其錯也。孫云、廣雅釋詁云、錯、磨也。畢云、言磨錯之利。

錯者必先靡。孫云、靡之段字。今省作磨、謂錯磨也。畢云、挫靡為錯。靡字靡變。此一索顧錯者必先靡。炎武唐韻正四紙云、靡文彼切。古音靡。引此。古音諸十一麻去聲亦引此。一索顧

錯先秦韻讀云、挫、平聲。靡、音摩。歌部。是以甘井先竭。尹云、汲者多。招木先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為招通作高。招木謂高木也。王樹相云、招讀為紹。左氏襄廿九年傳、見舞紹優者。釋文云、紹本或作招、漢書禮樂志集注曰、招讀曰紹。集韻、紹笑也。亦作招。招木近伐、謂木之美者近於伐也。

尹云、逸周書周祝。甘泉必竭。直木必伐。靈龜先灼。尹云、用以爲卜。說文卜、灼刻龜也。淮南說林、牛羴羴顧案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得白龜、卜之。曰、殺神蛇先暴。甘井下四先字、舊並譌近、從俞孫二龜以下、吉。乃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日、殺神蛇先暴。校改。俞云、四近字、皆先之誤。上文曰、今有五維此其鉅、鉅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近篆書形似而誤。孫云、俞說是也。意林引此。正作靈龜先灼、神蛇先暴。莊子山

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蛇者蓋以求用。淮南子齊俗訓云、羴牛粹毛。宜於廟牲。其以致用。不若黑羴。許慎注云、黑羴、神蛇也。歷於神羴、能與雲雨。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春早求雨、暴巫聚蛇。王闢運云、羴以爲羴。畢云、灼暴爲韻。紅有詰云、齊部。是故比干之殲其抗也。同。莊子刻意篇云、刻意尚行。

殺其勇也。孫云、孟子公孫丑篇、爲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窮高曰亢。尹云、殲、死也。鮑一案論語微子篇、比干諫而死、韓詩外傳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志。即此所謂抗也。孟賁之

殺其勇也。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史記范雎傳集解引許慎、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並云孟賁人所增竄。尹云、孟賁、猛奔也。古力士之名。西施之沈其美也。孫云、吳越春秋逸篇云、吳

越與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西施亦死也。墨子書記當時事、必有据。後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誣矣。孫云、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尹云、西施越之美女。家於苧蘿村西。故曰西施。吳越春秋云、越王以吳夫差淫而好色。乃令范蠡取西施以獻之。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吳亡後、越王西施於紅、令隨

西施有力焉。晉死威以歸夷。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蓋得沈也。反言耳。贖夷者。子胥之誣死。則西施沈水、非僅墨云然也。讀此書則西施之始終可考。而范蠡之心迹亦明矣。吳起之裂其

事也。事古音紐里切、與笑韻。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嘗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述學墨子

墨子集解 卷一 親士

五 見塵集

